

諸

子

平

議

序目

諸子平議三十五卷德清俞樾撰樾有羣經平議三十  
五卷已自爲序錄矣及諸子平議成又序其端曰聖人  
之道具在於經而周秦兩漢諸子之書亦各有所得雖  
以申韓之刻薄莊列之怪誕要各本其心之所獨得者  
而著之書非如後人剽竊陳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書  
往往可以考證經義不必稱引其文而古言古義居然  
可見故讀莊子人閒世篇曰大枝折小枝泄泄卽世之  
段字謂牽引也而詩七月篇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之義  
見矣讀賈子君道篇曰文王有志爲臺令匠規之而詩

靈臺篇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之義見矣讀管子大匡篇  
曰臣祿齊國之政而知尙書今文家說大麓古有此說  
讀董子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恩衛葆而知春秋左氏傳  
齊人來歸衛俘字固不誤讀商子禁使篇曰騶虞以相  
監而知韓魯詩說以騶虞爲掌鳥獸官亦古義也讀楊  
子吾子篇曰如其智如其智而知論語如其仁如其仁  
非孔子之許管仲以仁矣讀楊子五百篇曰月未望則  
載魄于西而知僞孔傳解哉生魄之誤讀商子賞刑篇  
曰昔湯封於贊茅而知白圭論謂湯居穀熟之非讀呂  
氏春秋音律篇曰固天閉地陽氣且泄而知月令以固

而閉地氣沮泄之文有奪誤也讀淮南子時則篇曰大  
禱祭于公社而知月令大割祠于公社割乃周之誤字  
周乃禍之段字禍祠卽禱祭也凡此之類皆秦火以前  
六經舊說孤文隻字尋繹無窮烏呼西漢經師之緒論  
已可寶貴況又在其前歟然諸子之書文詞奧衍且多  
古文段借字注家不能盡通而儒者又屏置弗道傳寫  
苟且莫或訂正顛到錯亂讀者難之槪治經之暇旁及  
諸子不揣鄙陋用羣經平議之例爲諸子平議亦三十  
五卷今錄其目於左方

管子平議六卷

晏子春秋平議一卷

老子平議一卷

墨子平議三卷

荀子平議四卷

列子平議一卷

莊子平議三卷

商子平議一卷

韓非子平議一卷

呂氏春秋平議三卷

董子春秋繁露平議二卷

賈子平議二卷

淮南內經平議四卷

楊子太元經平議一卷

楊子法言平議二卷

是書也成與羣經平議同置匱中未出也及羣經平議刻成而此書亦遂不自祕稍稍聞於人諸君子聞有此書乃謀醵錢而刻之經始於強圉單闕之歲至上章敦牂而始觀厥成蓋非一日之功亦非一人之力也詩不云乎無德不醜輒仿漢人碑陰之例書其名字焉曰潘君霽字偉如曰李君鴻齋字眉生曰吳君煦字曉帆曰

吳君雲字平齋曰郭君德炎字日長曰劉君佐禹字治  
卿曰沈君璋寶字書森曰陳君其元字子莊曰馮君渭  
字少渠烏呼成書難傳書不易諸君子之刻此書將謂  
此書足以傳乎抑愛越而姑以徇其意乎越固不足以  
知之

諸子平議目錄

管子平議六卷

晏子春秋平議一卷

老子平議一卷

墨子平議三卷

荀子平議四卷

列子平議一卷

莊子平議三卷

商子平議一卷

韓非子平議一卷



目錄

呂氏春秋平議三卷

董子春秋繁露平議二卷

賈子平議二卷

淮南內經平議四卷

楊子太元經平議一卷

楊子法言平議二卷

諸子平議卷一

德清俞樾

管子一

守國之度在飾四維

牧民

樾謹按禮義廉恥非由修飾飾當讀爲飭詩六月篇  
戎車旣飭毛傳曰飭正也飭四維者正四維也飭與  
飾古通用易雜卦傳蠱則飭也釋文曰王肅本作飾  
禮記樂記篇復亂以飭歸史記樂書作復亂以飾歸  
竝其證矣

順民之經

樾謹按順當讀爲訓訓民之經言教訓其民之道也  
古順訓通用尙書洪範篇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史記  
宋微子世家訓竝作順是其證

不璋兩原則刑乃繁

樾謹按尹注云璋當爲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  
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尹氏據上文以說兩原  
是矣讀璋爲章未得其字璋乃璋字之誤說文土部  
璋擁也經典多以障爲之呂氏春秋貴直篇是障其  
原而欲其水也高誘注曰障塞也障塞卽璋擁也此  
云不璋兩原正與呂氏春秋所云障其原者同義若

非誤作璋亦必改而爲璋矣

毋曰不同生

樾謹按生與姓古字通哀四年春秋經公孫姓釋文曰姓本又作生然則同生猶同姓也詩杖杜篇不如我同姓毛傳曰同姓同祖也尹注謂不與汝同家而生未達古義

無私者可置以爲政

樾謹按政當作正詩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禮記緇衣篇作不自爲正史記秦始皇紀始皇名政徐廣曰政一作正是政正古通用爾雅釋詁正長也可置以爲

正者可置以爲長也與上文可立以爲長下文可奉以爲君文義一律

山高而不峭則祈羊至矣

形勢

懋謹按祈當讀爲盞說文血部盞以血有所剗涂祭也周官或以幾爲之犬人職凡幾珥沈辜是也或以剗爲之士師職凡剗珥是也或以祈爲之肆師職及其祈珥小子職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肆師之祈故書作幾小子之祈鄭云或爲剗是知祈爲段字矣依說文正當作盞凡作幾者盞之省凡作剗者音同也陸德明云剗音機也鄭注於士師職云剗珥

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刳羽者曰𦍋此云祈羊正毛者  
曰刳也尹注烹羊以祭故曰祈羊北宋本作耳羊以  
祭耳卽𦍋之壞字蓋以𦍋釋刳也刳𦍋雖有毛羽之  
別然散文亦通山海經中山經云祠毛用一雄雞一  
牝豚刳郭璞注曰刳亦割刺之名夫雞豚並言刳是  
刳𦍋通稱之證尹注以𦍋羊釋祈羊未乖古義因𦍋  
壞作耳後人遂臆改爲烹并祈字之義而亦晦矣  
銜命者君之尊也

懋謹按銜命形勢解作銜令其解曰令出而民銜之  
此作銜命雖於義亦通然非管子原文矣當據解訂

正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越謹按形勢解曰所謂抱蜀者祠器也宋氏于庭據  
公羊祠兵左穀作治兵謂祠器卽治器又據方言蜀  
一也謂抱蜀卽老子所謂抱一其說祠字是矣至抱  
一之說終有未安抱一可謂之治道不可謂之治器  
一也影宋本弟一卷音釋曰蜀音猶宋謂猶乃獨字  
之誤是固發矣發蜀不當音獨二也竊疑管子原文  
當作抱櫛櫛卽櫛字也詩葛生篇傳鞬而藏之釋文  
曰鞬本作櫛又作櫛是鞬櫛櫛三字通用古者國之

寶器皆櫝而藏之故論語曰龜玉毀於櫝中而陳國所分肅慎氏之貢亦藏於金櫝事見魯語地櫝不言而廟堂既修者言有德之君但謹守宗器恭默不言而廟堂之上已無所不治也櫝字經典罕見故須音釋宋本音獨正爲櫝字作音自字壞作蜀遂不可曉矣

飛蓬之問不在所賓

樾謹按尹注曰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主所不賓敬此未達問字之義也問猶言也廣雅釋詁言問也言爲問故問亦爲言飛蓬之問猶飛蓬



之言也形勢解曰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  
蜚蓬之間蜚蓬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  
許也然則蜚蓬之間卽無度之言問字之義於此可  
見矣

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樾謹按尹注曰裁斷也能斷大事衆必比之此未達  
裁字之義也裁讀爲材文選長笛賦裁已當適便易  
持李善注曰裁或爲材是裁材古通用國語鄭注曰  
材兆物韋昭注曰材裁也材可爲裁故裁亦可爲材  
裁大者衆之所比謂材質大者容物必多也形勢解

曰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眾人得比焉裁字竝當讀爲材謂天之材大地之材大人主之材大也若從尹注訓裁爲斷不可通矣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樾謹按此句之義爲不可恃據形勢解曰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然則管子原文本作欲人之懷必服而勿厭也故其解如此若作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則解何以不及美字定字之義乎尹注

曰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有疲  
厭則其所據本已誤夫令人貴美而懷歸不得云美  
人之懷卽尹注之迂回難通知管子原文必不如是  
當據後解訂正

曙戒勿怠後釋達殃

懋謹按既勿怠矣又何達殃之有勿疑夕字之誤曙  
戒夕怠言朝戒之而夕怠之也下文云朝忘其事夕  
失其功此以夕對曙言猶彼以夕對朝言矣

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懋謹按賓讀爲擯古字通用尙書堯典賓于四門鄭

注以寶爲擯是也主君衣冠不正則擯者亦不肅若  
上文云上失其佐則下踰其節矣

生棟覆屋

樾謹按生當讀爲笙方言曰笙細也自關而西秦晉  
之閒凡細貌謂之笙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

權修

樾謹按刑當作彤孝經彤于四海釋文曰彤又作刑  
荀子疆國篇刑范正注曰刑與彤同成相篇讒夫弃  
之彤是詁注曰彤當爲刑是彤刑古通用也惡之有  
形與喜之有徵文義正同尹氏解喜之有徵曰徵驗

也必有恩賜以驗見喜無空然矣則惡之有形義亦然也韓非子難三篇引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是其明證

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

樾謹按化當作外字之誤也爲之二字衍文此本作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外因外字隸書或作外見魯峻碑化字隸書或作冰見夏承碑兩形相似故外誤爲化後人又加爲之二字使成義耳韓非子引此正作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

上好詐謀閒欺

樾謹按尹注曰閒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然隔礙與欺誑判然兩義恐非閒欺並言之本旨閒當讀爲姦昭二十二年經文大蒐於昌閒左穀竝同而公羊作昌姦是其例矣

道塗無行禽

立政

樾謹按尹注曰無禽獸之行此曲說也禽獸之行謂之禽行已於文義未安況倒其文曰行禽乎此承上文便辟無威於國而言禽猶囚也襄二十四年左傳收禽挾囚是禽與囚同蓋以拘囚而言則謂之囚以

禽獲而言則謂之禽也便辟左右之人擅作威福則  
赭衣滿路矣今也不然是以道塗無行禽也下文疏  
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皆以獄訟言可證此文禽字  
之義

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

樾謹按無隱治與無蔽獄同義周官小宰職曰聽其  
治訟司市職曰聽其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職曰  
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治訟並言治亦訟也公羊  
僖二十八年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何休解  
詁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曰王者反衛侯使還國

也是古人以治爲訟之證然則隱治與蔽獄一也

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

懋謹按尹注曰德雖大而仁不至或包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此注於義未安大德之人何至包藏禍心乎羣書治要引此作大位疑亦後人以意改之未足據也大德不至仁乃人之段字謂雖有大德而獨善其身不能及人也下文曰卿相不得眾國之危也卽承此文而言惟不至人故不得眾人卽眾也

草木不植成

懋謹按植本作惠古德字也德與得通易升象傳君



子以順德釋文曰德姚本作得詩碩鼠篇莫我肯德  
呂氏春秋舉難篇作莫我肯得竝其證也此云草木  
不惠成卽草木不得成以惠爲得猶以得爲德耳字  
壞作直因誤爲植失其義矣宋本竟改作得則又非  
管子之原文也

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  
樾謹按王氏引之曰致于鄉屬于字衍文然此文實  
非止衍一于字也遂于鄉官句衍鄉字及于游宗句  
亦衍于字管子原文當云遂于官致鄉屬及游宗皆  
受憲官古館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釋文曰官蜀才

本作館蓋官館古今字也官字从宀从自自交覆深  
屋也自猶眾也以屋覆眾是官之本義爲館舍字也  
官司者其引申之義本義爲引申義所奪乃別製从  
會之館字說文自部有官會部有館歧而二之殆非  
矣故古書每以官爲館禮記曲禮篇在官言官鄭注  
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玉藻篇在官不俟履注曰官  
謂朝廷治事處皆卽館字也此文官字亦然遂于官  
致鄉屬及游宗皆受憲言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館舍  
之中致鄉屬及游宗而受憲焉下文曰憲旣布乃致  
令焉尹注曰致令于君夫受憲之後卽致令于君則

未反其鄉可知所謂官者即在國中不得有鄉字明矣後人不達官字之義疑遂于官三字未足妄增鄉字又疑鄉官鄉屬爲對文鄉官上有于字鄉屬上亦不得無于字兩句既皆有于字則及游宗三字文不成義亦不得無于字轉展相加遂成此誤矣又按戒篇曰進二字於里官尹注曰里官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夫管仲隰朋皆國之大臣乃令里官進之不亦褻乎且果如此當云令里官進二子不當云進二子於里官尹注非也官亦卽館字里字亦後人不得其義

而妄加也此所謂官正鄭君注玉藻所謂朝廷治事處者桓公進二子於官再拜頓首誠重之也後人不達古訓率意增益或爲鄉官或爲里官大可笑矣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

樾謹按當作使足於宮室之用薪蒸之積足字典民字相似而誤所字衍文

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不正則官不理乘馬

樾謹按正不正句上正字乃衍文也此承正地者而言不正則官不理卽謂地不正也今作正不正不可

通矣蓋涉上句長短大小盡正而誤疊正字耳下爵位章云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理不正句亦衍理字此承爵位正而言不正則不可以治即謂爵位不正也今作理不正蓋亦涉上句然後義可理而誤疊理字耳兩文一例其誤亦同皆宜訂正

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

樾謹按太平御覽資產部引此文作百利得乃後人不得其義而臆改也管子之意本謂百貨賤則百利不得於是人人竭其智力以求利而百事反因之治

下文云是故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傲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正申說此文之義百利不得則謀慮從此出事之所以生也又不得不盡力於所當務事之所以成也若百利皆得則轉以輕傲而失之矣後人不達此旨疑百利不得何以百事能治遂妄刪不字然貨賤何以得利其說殊不可通孫氏星衍王氏念孫反以爲是由未詳繹下文故耳

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

樾謹按尹氏於三十三下出注曰三等其下者曰季是誤以季絹三十三爲句失其讀也此當以九字連

讀謂季絹三十三制而當黃金一鎰也儀禮既夕篇  
贈用制幣鄭注曰丈八尺曰制

秋日大稽與民數得亡

樾謹按與讀爲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  
是古字通也舉民數得亡謂記錄民數之得失也襄  
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  
謂記錄之也是其義

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

樾謹按十仞當爲一仞一仞見水其地較高故不大  
潦五尺見水其地較卑故不大旱若作十仞則太懸

絕矣其說更詳見下條

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

樾謹按王氏引之曰以五則去半推之則當爲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一二則去二三則去三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此說是也上文云一仞見水不大潦五人見水不大旱此卽承上而言益知上文之誤王氏但知此文十字之衍而不知上文十字之誤故其說猶未盡得也

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



尺而見水比之於澤

越謹按尹注以五尺見水屬上比之於山爲義解曰  
言平地五仞見水同於山五尺見水不知五尺見水  
與上文一仞見水相對爲文尹注誠非也劉氏續曰  
當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  
二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  
四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  
比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  
分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  
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

也十分去一當作十分去四乃字之誤今按劉氏所  
說亦未得也十一仞見水數句王氏引之已訂正矣  
至此文亦有錯誤當作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  
二三則去三二則去四一尺而見水比之於澤此王  
氏所未及訂正也請合上文而具論之上文曰一仞  
見水不大潦然則一仞見水之地所患非潦也其輕  
征之故以旱不以潦故一仞見水十分去一至二仞  
見水地更高矣故十分去二至三仞見水地更高矣  
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五仞見水則比之於山地愈  
高旱愈甚也上文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然則五尺見

水之地所患非旱也其輕征之故以潦不以旱故五尺見水十分去一至四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二三尺見水地更卑矣故十分去三推而至於一尺見水則比之於澤地愈卑潦愈甚也一尺見水之地當去十分之五此不言者以上文五則去半推之可見蓋比於山與比於澤同也古書遇數目字往往錯說春秋繁露爵國篇所說諸數無一不誤辯見本書然則此文之誤亦無怪矣劉氏以旱爲潦以潦爲旱兩義顛倒故不得其解且此文惟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兩句不誤劉氏反以爲誤信古書之難讀也

民之生也辟則愚閉則類

樾謹按尹注曰縱其淫辟則昏愚類善也閉其淫辟則自爲善此注非也辟卽闕之段借字闕與閉正相對此兩句之誼卽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醕醕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亦此意也管子書與老子大指每相近

若是安治矣

七法

樾謹按上文云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下文云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上下文均無安字則此安字乃語辭也古書每以安爲語辭王氏引之釋詞

引管子書凡九事而不及此蓋亦誤以爲實字矣  
猶左書而右息之

樾謹按息猶滅也古人文字皆先書於竹風俗通曰  
劉向校書皆先書竹改易刪定可繕寫者以上素是  
也書竹故可滅去以左手書之之難而右手滅之之  
易其不成也必矣尹注曰息止也未得其義

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  
祿也亡主則不發

樾謹按實乃寶字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矣下文曰  
不爲重寶虧其命不爲愛親危其社稷不爲愛人在

其法不爲重祿爵分其威皆非世主所及乃以爲亡  
主殊不可曉亡疑當作良良字古作良闕其上半則  
爲亡矣襄十四年左傳良君將賞善而刑淫此稱良  
主猶彼稱良君

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樾謹按尹注曰或曰觀當爲勸然大戴記四代篇曰  
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亦以立與觀對則觀字  
不誤立知觀聞者知聞卽見聞也謂立乎近以觀乎  
遠也說詳大戴記此云立少觀多義正與彼相近

凡將立事正彼天植

服法

樾謹按尹注曰謂順天道以種植此義非也植乃惠字之誤古德字也惠字壞作直因誤作植矣管子原文本作凡將立事正彼天惠故版法解曰天惠者天心也周官師氏職鄭注曰在心爲德觀天心之解知其字必作惠若作天植於義難通矣

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樾謹按嗣讀爲司尚書高宗彤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古字通也各得其嗣卽各得其司尹注曰嗣續也失之

行毆養

幼官

樾謹按馭之與養二義不倫尹注曰謂禽獸之屬能  
爲苗害者時馭逐之所以養嘉穀也斯亦曲說矣馭  
當讀爲嘔莊子人閒世篇以下偏拊人之民釋文引  
崔注曰偏拊猶嘔响謂養也字亦作媪禮記樂記篇  
煦媪覆育萬物此云嘔養彼云煦媪覆育其義正同  
嘔卽媪也養卽育也

秋行夏政葉行春政華

樾謹按葉字無義淮南子時則篇作秋行夏令華行  
春令榮疑此葉字是榮字之誤蓋榮華二字義本相  
近故管子言秋行夏政榮行春政華而淮南子言秋



行夏令華行春令樂文雖互易義實不殊也

器成於僂

樾謹按尹注曰冬行刑之時故成僂器此妄說也僂者參之段字說文三部參細文也器成於僂與下句教行於鈔同義鈔猶眇也皆謂始於微眇也參聲與絜聲相近故穆字從參得聲而昭穆或爲昭穆穆公或爲繆公然則以僂爲參猶以繆爲穆矣

動靜不記行上無量戒

樾謹按戒一字爲句承止爲義言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所當戒也

修春煠冬夏之常祭會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

樾謹按會者飭之壤字修與飭義相近修春煠冬夏之常祭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二句相對成文尹注以常祭食三字連讀解爲常所祭常所食失其義矣官處四體而無禮者

樾謹按處四體而無禮者與下文立四義而毋議者相對爲文尹注以官處二字連讀解曰官處謂處官也失之

立四義而毋議者

樾謹按議讀爲俄說文八部俄行頃也廣雅釋詁俄

衰也是俄有傾邪之意管子書或以義爲之明法解  
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大義卽大姦也是以義爲  
俄也此文又以議爲之立四義而毋議卽立四義而  
毋俄謂不傾邪也尹注以無異議說之未達段借之  
旨

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  
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  
大夫請受變

樾謹按三年二年之下又云十年五年於義難曉諸  
侯既五年而會至習命矣安得又使大夫請受變再

及五年卽爲十年亦是五年而會之期安得又使重  
適入至幼官圖十年作七年亦不可通合十年計之  
則爲七年就五年計之則卽二年耳今以上下文求  
之此皆傳寫誤也蓋三千里內之諸侯二年而使大  
夫通吉凶三年而使名卿請事至五年則自來會矣  
計五年之中止空閒二年適當未會之前一年及旣  
會之後一年立法周密不容更有五年十年之事此  
二句當在下文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之下蓋世  
一至則太疏闕故五年必使大夫請受變十年必使  
重適入正禮義也傳寫之誤所宜訂正

幾行義勝之

樾謹按說文人部儼精謹也幾卽儼之段字謂精謹行義也行義二字平列賈子俗激篇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己尹注謂庶幾行義者非是

交物因方

樾謹按交讀爲校謂考校其物必因其方也尹注謂交質之物因方之有非是

出守不愼

樾謹按由疑申字之誤哀二十六年左傳申開守陴死亡不食

樾謹按會乃飭之壞字上文飭天壤山川之故祀今亦誤作食是其證也死亡不食當作死亡不飭禮記月令篇曰飭死事卽此飭字之義

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

樾謹按爲詐當作僞詐爲乃僞之段字兵法篇作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是其證

箸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

樾謹按執讀爲熱漢書陳萬年傳豪疆執服注曰執讀曰熱是其例也說文心部熱補也補卽今佈字箸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無後患故不熱與上文審於

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患義正相同尹注謂不恡執失之

慎將宿 五輔

懋謹按尹注曰傳送貨財必慎止宿其義甚爲迂曲且上文修道途便關市皆二字平列則將宿二字亦當平列廣雅釋詁將行也宿止也然則將宿猶言行止耳

貧富無度則失

懋謹按失當讀爲軼廣雅釋詁軼過也言貧富無度則和過軼也尹注曰失其節制非是

士修身功材

樾謹按功讀爲攻謂攻治其材藝也尹注謂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非是

修飢饉

樾謹按飢饉不當言修修乃備字之誤備俗作脩脩誤作脩又誤作修耳版法篇修長在乎任賢據後解則作備長此本書二字相亂之證也

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

樾謹按尹注曰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  
按本文無君字注義非也悅乃說字之誤其說在玩



好言求其所以然之說則在玩好也韓子內儲說外儲說篇並有其說在某某之文墨子經下篇言說在某某者七十八句蓋古人自有此文法下文其悅在珍怪其悅在文繡義並同此

毋監于讒

宙合

謹按毋監于讒義不可通監當讀爲啗監本從啗省聲與啗聲同故得通用也字又作噍淮南子齊俗篇荆吳芬馨以噍其口噍卽啗字蓋古或以監爲啗因卽監字而加口旁耳管子作監者啗之反字淮南子作噍者啗之俗字矣

不用其區區

樾謹按區字不當疊下文云不用其區句區者虛也  
可知此文不疊區字蓋卽涉下文兩區字相連而誤  
衍耳

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

樾謹按齊讀爲濟荀子王霸篇以國齊義楊倞注曰  
齊當爲濟是其例也此言君但求正其國而無自濟  
其私欲也尹注非

夫繩扶撥以爲正

樾謹按說文艸部艸足刺艸也讀若撥此文撥字卽



長而愈明高誘注曰明猶盛也

雖廣其威可損也

樾謹按北宋本損作須然則威疑威字之誤其威可須言其滅亡可待也涉下文是以威盡焉而誤威爲威遂臆改可須爲可損矣

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

樾謹按此本作夫植之正而不謬涉上文兩失字而誤作失耳植而無能句文義未足疑有闕文

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化隨也

樾謹按美乃善字之誤上文云夫植之正而不謬不

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此云所賢善於聖人者  
卽承上而言不容有異文

薄承瀼而不滿

樾謹按說文水部洎淺水也字亦作泊此文薄字卽  
洎之段字廣韻博字注曰古有博勞善相馬博勞卽  
伯勞也然則薄之通作泊猶博之通作伯矣上句泉  
踰瀼而不盡與此相對成文泉是水之深者洎是水  
之淺者因以薄爲之尹注遂失其義矣

十日不食無儔類盡死矣

樾言

樾謹按無字衍文旣云盡死矣不必言無涉上句七

日不食無國土而衍

能而稷乎能而麥乎

樾謹按而字竝當作爲古爲字作兩故與而字相似而誤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藝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竝其證矣

諸子平議卷一

諸子平議卷二

德清俞樾

管子二

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八觀

樾謹按化變而不自知當以民言不當以君言此君字涉下文明君在上位句而衍

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

樾謹按下上二字疑傳寫互易上云萬家之眾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是方五十里之地可食萬家之眾然萬家或有盈有絀此復分別言之若在

萬家以上者則宜兼就山澤之地若在萬家以下者則山澤之地可去也如今本義不可通所宜訂正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

樾謹按及當爲服服從良聲古或止作良與及相似往往致誤僖二十四年左傳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作子臧之及曰一本作之服是其證也尙書呂刑篇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當爲服刑謂五刑服謂五服卽堯典之五刑五服也大戴記王言篇及其明德也及亦當爲服謂天下皆服其明德也說詳羣經平議此文士不及行當作士不服行謂士不服行道藝



也字誤作及失其義矣

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

樾謹按臣當依下文作人

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

樾謹按兵字衍文也三年而弱與下五年而破十年而亡十年而滅句法一律故申說之曰戰不勝負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可證此文無兵字

則國居而自毀矣

樾謹按古謂坐爲居如所稱居吾語汝之類是也居

而自毀者坐而自毀也猶云坐而待亡也尹注曰居然自致毀滅以居爲居然文不成義矣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

法禁

樾謹按議當讀爲俄說詳幼官篇立四義而無議者下俄者傾也邪也言法制平正而不傾衰則民不相私也尹注曰君出法制下不敢議未達改借之旨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

樾謹按列讀爲裂裂亦分也列裂古通用五輔篇曰大袂列卽其證矣

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

行者聖王之禁也

樞謹按但力事屬四字爲句毋事治職但力事屬言  
不以治職爲事而其所竭力從事者惟在互爲連屬  
也私王官爲句私君事爲句言以王官爲私以君事  
爲私也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爲句夫乃法字之誤  
言法本非其所宜行而其人私行之也尹失其讀  
按所解皆非

交於利通而獲於貧富

樞謹按利通猶利達也言以賄賂結交利達之人而  
所從得者皆出於貧窮之民也尹注非

絕而定

穢謹按絕猶截也釋名釋言語曰絕截也如割截也穆天子傳乃絕漳水郭注曰絕猶截也是絕截義通絕而定猶截而定謂整齊而定也詩長發篇海外有截鄭箋云截整齊也是其義矣

凡君國之重器

重令

穢謹按宋本作右國當從之右讀爲有後人不知右之通作有而疑爲君之壞字因臆改之耳

天道之數

穢謹按爾雅釋詁數疾也禮記曾子問篇不知其已

之遲數鄭注曰數讀爲速此云天道之數猶云天道之速與下句人心之變相對爲文下云至則反盛則衰正是言天道之速也尹注謂天道數終是讀爲數且幾終之數失之

國無怪嚴

法法

樾謹按說文心部怪異也禮記大傳篇收族故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國無怪嚴謂國無異尊與下文無雜俗無異禮一律尹注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是無怪爲一義嚴爲一義失其旨矣

况主倨傲易令

樾謹按主乃其字之誤尹注云況其倨傲易風俗是其所據本未誤

財無砥滯

樾謹按砥讀爲底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壅蔽湫底杜注曰底滯也故以底滯連文

故善川民者軒冕不下儼而斧鉞不上因

樾謹按軒冕不下儼謂其人有善卽從而軒冕之不以其人在下位而有所儼議也斧鉞不上因謂其人有罪卽從而斧鉞之不以其人在上位而有所依違也心術篇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此因字

之義也尹注曰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擬  
不因上有私憾妄以斧鉞有所誅戮此說殊不可通  
豈上有私寵卽可以軒冕許擬之下有私憾卽可以  
斧鉞誅戮之乎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

樾謹按六者謂之謀當作六者爲之媒言君臣會合  
皆此六者爲之媒也說文女部媒謀也廣雅釋詁文  
同是謀與媒聲近義通禮記禮器篇誰謂由也而木  
知禮乎家語公西赤問篇作孰爲宣二年穀梁傳孰  
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傳作誰謂是爲與謂古

亦通用也

令入而不至謂之瑕

樾謹按瑕當讀爲格古字通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以  
瑕于主人鄭注曰古文瑕爲格瑕之爲格猶瑕之爲  
格也說文人部引書曰假于上下今書作格瑕之爲  
格猶假之爲格也令入而不至謂之格謂有所扞格  
而不得達也尹注曰君臣相閒故曰瑕未合入而不  
至之義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

樾謹按尹注以遠古卑人連讀非也上文云凡論人



而遠古者無高人焉則此文當以德行成於身而遠古爲句句末亦當有者字今奪之耳卑人也三字爲句與無高人焉義正相應猶下文愚士也與上文無智士焉義亦相應也

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

樾謹按無論能之主當作無論能之士上文云忠臣直進以論其能然則直進論能皆以人臣言不以人主言論能之士卽直進之士也雖分爲二句其實一耳後人不察疑下言臣上當言君妄改爲主非管子

之舊矣

此四者用兵之禍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

兵法

樾謹按此當作四禍具而國無不危矣具其形諷國而文倒耳

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

樾謹按巧乃功字之誤王氏念孫已據七法篇訂正矣定乃正字之誤正讀爲政七法篇曰朝無政是也王氏未訂又以七法篇參考則此文尙有錯誤當作官無常下怨上則器械不功朝無正則賞罰不明賞

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方與七法篇官無常下怨上而  
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  
文義相合

故曰早知敵則獨行

懋謹按宋本作而獨行當從之而獨行者如獨行也  
七法篇曰故蚤知敵人如獨行

縱強以制

懋謹按尹注曰有制則強可縱然縱字殊爲無義當  
讀爲從襄十年左傳從之將退杜注曰從猶服也從  
強以制謂有制則強可服也古字縱與從通論語八

佯篇從之何晏集解曰從讀曰縱人知從之可讀縱而不知縱之可讀從斯莫得其解矣

一氣專定則旁通而不疑

樾謹按疑當讀爲礙廣雅釋言曰礙闕也旁通而不礙言無隔礙也尹注曰精一其氣專而且定故不疑以本字讀之則與旁通之義不貫矣

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

樾謹按此本作故能疑神疑神猶言如神也形勢篇曰無廣者疑神是其證也盡而不意故能疑神與下文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一律後人不達疑神之義

而妄增不字尹注曰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謂之  
爲神則神字與不能疑不相連屬其不辭甚矣

利適器之至也用敵教之盡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  
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  
總謹按諸敵字竝當作適利適器之至也用適教之  
盡也尹注曰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士卒用  
命而適者則教練之盡是其所據本作用適不作用  
敵也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適  
卽承上二句爲文乃用適誤作用敵尹注遂曰器旣  
不利教又不盡敵則不服豈能用之哉望文爲說而

不二檢上文何也今本因下作用敵遂并用適教之  
盡也亦改作用敵則又非尹氏所據之舊矣宋本尙  
不誤

出入異塗則傷其敵

樾謹按出入異塗卽所謂多方以誤之也故足以傷  
敵尹注反云爲敵所傷誤矣

不廣閒

大世

樾謹按廣者曠之反字荀子主霸篇人主胡不廣焉  
楊倞注曰廣或讀爲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  
釋文曰廣一本作曠是其證也不廣閒者不曠閒也

詩何草不黃篇毛傳曰曠空也空與閒義正相近尹  
注曰廣求閒安則增出求字矣

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

樾謹按尹注曰二公子謂諸兒子紂然上文曰夫國  
人憎惡紂之母以及紂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  
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既云事未可知安知齊國之  
必屬諸兒子紂哉二疑三字之誤齊僖公止此三子  
更無異人故曰非此三公子將無已也

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樾謹按奉所立而不濟安得云是吾義也尹注曰更

有所立不濟而死則增出死字矣疑管子原文本作奉所立而不廢上文云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此卽所謂奉所立而不廢涉上文事將不濟句而誤作不濟則不可通矣

夷吾之爲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

樾謹按兩君字竝指僖公言夷吾爲君之臣則將承君之命爲社稷宗廟之計不爲子糾一人歿也尹注曰言已立君臣之義誤以君臣連讀失之

賢者死忠以振疑

樾謹按振通作拒儀禮士喪禮摠用巾古文拒作振



是也爾雅釋詁拒拭刷清也是拒與拭制同義此云  
拒疑謂拭刷其疑也作振者段字尹注曰振救也未  
得其旨

今彭生二於君

樾謹按二當爲貳禮記坊記篇唯卜之日稱二君鄭  
注曰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然則  
彭生貳於君謂彭生爲君之貳也彭生爲公子故云  
然尹注曰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二夫從  
君於昏非有二心之故安得云二於君乎  
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

樾謹按反乃彼之壞字當以公若先爲句彼恐注怨  
焉爲句彼謂施伯也尹注云若先反管仲是其所據  
本已誤

夫雖不得行其智豈且不有焉乎

樾謹按且乃語詞豈且不有焉乎猶云豈不有焉乎  
故尹注云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也莊子齊物論  
篇誰獨且無師乎又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  
是乎哉呂氏春秋無義篇豈且忍相與戰哉竝用且  
字爲句中語助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而未引此  
文故爲說之

名忽雖不得眾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

樾謹按及乃友字之誤言名忽雖不得眾然其一二死友亦足以圖我矣故下文管仲之言曰朋友不能相合摻正釋桓公此疑耳

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紕也

樾謹按祿讀爲錄謂領錄其政也尙書堯典篇納于大麓今文家讀麓爲錄故劉昭注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曰昔堯試于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尙書官矣鄭君注尙書大傳亦云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與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

之說不合然管子書已云祿齊國之政則其義古矣  
尹注不知祿爲錄之段字而云空食齊政之祿夫食  
齊政之祿不可言祿齊國之政足知其非也

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  
兵革

樾謹按內修兵革亦宜作請修兵革蓋卽上語而申  
言之也涉下文內奪民用而誤又因下文云乃令四  
封之內修兵適與相合故讀者莫知訂正耳

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

樾謹按尹注讀不字絕句解曰以臣之意則不與君

同此說非也蓋此文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古而如通  
用不而卽不如也言以臣之意則不如令人以重幣  
使之也

問病臣願賞而無罰

樾謹按尹注於臣字絕句解曰臣有病者君當慰問  
之夫慰問病臣雖亦盛德事然何與霸業乎且病臣  
又何罰之有此文問字疑國字之誤山權數篇君不  
高仁則國不相被宋本國誤作問卽其例也當讀國  
病爲句臣願賞而無罰爲句言國家罷病臣願有賞  
無罰以寬之也下文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

曰諸行之管仲賞於國君賞於諸侯按賞於國者承此文而言也賞於諸侯者承下文諸侯之禮而言也蓋此兩節國與諸侯分言下又合并而言之耳。

衛國之教危

樾謹按危當讀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古字通也衛國之教危謂其政教詭譎尹注以高危釋之非是

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

樾謹按邇當讀爲爾說文攷部爾麗爾狝麗麗也然

則魯國好爾謂麗爾也正靡麗之意尹注曰邇近也  
未得其義

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

樾謹按卒下有闕文據上文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  
人小侯車百人卒千人則齊車千乘當言卒萬人矣  
先致者先至也致與至通

戰於後故敗狄

樾謹按戰上闕諸侯二字上文齊請救於諸侯而齊  
車卒先致緣陵故諸侯之師戰於後也後字正對上  
先字而言尹注誤以後故連讀解爲地名非是

斬孤竹

樾謹按斬讀爲斲文選長揚賦磨城斲邑李善引蒼頡篇曰斲拍取也斲孤竹猶取孤竹尹注謂斬其君則當云斬孤竹之君矣

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樾謹按此卽什一之法而變通之仍是什而取一也蓋雖有取三取二取一之不同然二歲一稅假令六年之中上年二中年二下年二則通三二一之數而適得六是卽歲取其一也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



樾謹按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曰君當爲羣其說非也  
蔡馬篇曰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又云賈  
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工治容貌功  
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君臣與官賈官工竝稱  
則君臣猶言公臣耳襄二十九年傳公臣不足取於  
家臣古君公通稱則公臣君臣亦得通稱又問篇曰  
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義亦同此古蓋自有  
君臣之稱未可臆改也

令一人爲負以車

樾謹按尹注曰當令一人以車爲負載其行裝然正

文明言人爲負注乃云車爲負義不可通尹氏特疑  
車非人所能負故曲爲是說耳今按車乃連字之誤  
海王篇行服連注曰輦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然則  
此云負連猶云服連負服古通用淮南子人閒篇負  
輦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輦作服輦是其證也連  
本人挽者故可以一人負之下文云若宿者令人養  
其馬然則彼從諸侯來者固自有車馬必令一人負  
以連者當是分載其囊橐耳

費義數而不當有罪

懋謹按尹注曰義謂供客之禮徒費義數而於事不

當者罪之夫既爲供客之禮又何不當之有且義數連文亦不可通義疑羨字之誤七臣七主篇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王氏念孫謂義當爲羨正與此同有所溢於正數之外是謂羨數費羨數而不當是妄費也故有罪矣

又多不發起訟不驕

樾謹按尹注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爲驕傲此於句讀未審也當以起字絕句多字衍文涉下文又多發起句而衍七臣七主篇曰然疆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即可證此文發

起之義上云野爲原謂能辟草萊也此云又不發起  
謂能治盜賊也又云訟不驕謂能聽獄訟也驕讀爲  
矯國語周語曰其刑矯誣韋注曰以詐用法曰矯是  
其義也下文云又多發起訟驕亦當以起字絕句其  
下又云又多而發訟驕則誤衍而字奪起字

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

中匡

機謹按請致仲父者欲仲父就已飲酒也仲父猶仲  
甫夷吾之字耳尹注曰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  
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此說非是蓋自毛  
公解尚父爲可尚可父鄭君亦以尚父爲尊稱後人

因疑仲父之稱猶尙父之比故有此說不知尙父亦  
字也初非尊稱說詳羣經平議

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

樾謹按與讀爲預一切經音義卷六曰預古文作與  
是也公預管仲父而將飲之猶襄十四年左傳曰衛  
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也戒與預其義相近

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萃

樾謹按萃當讀爲狝言由來者漸非起於一朝之狝  
然也尹注讀如本字而訓爲萃集非是

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

小匡

樾謹按釋名釋言語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含忍也然則鮑叔之忍猶云鮑叔之仁下云其智正以仁智並言也左傳正義引作鮑叔之不忍戮賢人蓋後人不達忍字之義而妄改之不足爲據

與魯以戰能使魯敗

樾謹按與以二字傳寫互誤當作以魯與戰言以魯國之師與齊戰也能字義不可通管仲以魯師與齊戰豈反使魯敗乎能當讀爲乃以魯與戰乃使魯敗明是天意非人力所爲也能與乃聲近故得通用淮南人閒篇此何遽不能爲福乎藝文類聚禮部能作

乃漢書匈奴傳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漢紀  
乃作能竝其證也

功足以德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

懋謹按足乃定字之誤言鮑叔相小白而得國管仲  
奉公子糾以魯與齊戰而敗此非人事有優劣乃由  
小白得天而公子糾失天也功之成不成定以得天  
與失天若以人事論則一而已矣定與足字形相似  
而誤君臣上篇朝有足度衡儀足亦定字之誤宋本  
正作定可證也若依尹注說此文違戾甚矣

冀除其顛施

樾謹按尹注解顛施之義殊不可通據國語作班序  
顛毛韋昭注曰顛頂也毛髮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  
使長幼有等然則此文糞字疑叢字之誤糞篆文作  
糞與叢字相似故誤也糞卽今所用頌賜字亦或以  
班爲之是故管子書以叢爲班亦猶他書之以班爲  
糞也除乃敎字之誤敎與序通叢敎卽班序也糞誤  
作糞後人乃改敎爲除以求合其義而不知其不可  
通矣

以待時乃耕

樾謹按時字絕句乃當作及字之誤也及耕二字屬



下爲義齊語作及耕深耕而疾耨之是其證惟齊語時下有耕字似爲衍文當據此刪

奇怪時來珍異物聚

樾謹按物當爲總言珍異總聚也若作物聚則不詞矣因俗書總字作惣其上半與物相似而誤

無坐抑而訟獄者

樾謹按坐當爲挫言人有挫折屈抑則宜訟若無是而訟是好訟也故必有以禁之尹注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爲訟者非是

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

樾謹按政乃征之段字齊語作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是其證也尹注非

### 存魯蔡陵

樾謹按地無名蔡陵者據下文云築蔡鄆陵疑此文蔡上奪築字陵上奪鄆字存魯爲一事築蔡鄆陵又爲一事

### 割越地南據宋鄭征伐楚

樾謹按南字當在鄭字下管子原文本作割越地據宋鄭南征伐楚今本南字誤移在上則征伐楚句不成義矣齊語作遂南征伐楚其明證也

制冷支

樾謹按制乃刺字之誤齊語作刺令支韋注曰刺擊也

遊粟而筮者屢中

樾謹按筮卽筮字古書從巫從巫之字往往相亂呂氏春秋察傳篇沈尹筮贊能篇作沈尹筮是其證也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巫混經笏正謂此類

而蓬蒿藜藿並興

樾謹按藿乃藿字之誤卽藿字也莊子徐无鬼篇藜藿柱乎黽黽之徑釋文曰藿本或作藿

櫪載而歸

櫪謹按櫪字當從禾卽稭字也說文禾部稭蔡束也從禾困聲此作櫪者又變從麇聲麇字亦從困得聲者故其聲同也傳寫誤從木非是

培夏

櫪謹按齊語作負夏古字通也尚書禹貢篇至于陪尾史記夏本紀作至于負尾卽其例矣

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觴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

櫪謹按尹注曰言何功而不成然正文止有何功二

字乃增益其文曰何功而不成殆失之矣據下文管仲請立隰朋爲大行甯戚爲大司田王子城父爲大司馬竇胥無爲大司理東郭牙爲大諫而繼之曰君若欲治國疆兵則五子者在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然則此文疑當作甯戚隰朋王子城父竇胥無東郭牙所謂五子者指此五人不數夷吾明桓公所以霸者皆由其相夷吾之力若止用此五人者則何功之有故下文曰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正見齊桓明君夷吾察相兩相得而成霸功非由此五大夫矣傳寫奪王子城父又誤東郭牙爲鮑叔牙與後文

五子不合遂并數夷吾爲五子而何功之義不可解矣管子此篇多與齊語同蓋本齊國史之文齊語末云惟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賢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此自是當時公論爲管氏之徒者取其文人管子書則獨歸功於管仲而他人不與焉以其書固管氏之書也今本錯誤大非其旨矣

晦夜而至禽側出算不見禽而後反

樾謹按尹注解田算不見禽爲其田必見禽此非也田乃日字之誤算古暮字言日暮不見禽而後反也見五子者在矣

樾謹按呂氏春秋勿躬篇作則五子者足矣當從之  
此作在者涉下夷吾在此而誤

諸子平議卷二